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B1-B4 四明周刊
责任编辑 叶向群 顾玮 电子信箱/yxq@cnnb.com.cn

山河无恙 思念永在

汤丹文

今年的清明很特殊，特殊到因疫情不能聚集，人们不能去上坟。

几天前，我发微信给同泰嘉陵的老总，也是市殡葬协会会长的沙力，问他今年清明有什么特别感受？一个钟头之后，他郑重地给我发来一段话：“疫情之下，很多人来不及好好告别，就走了；很多人在疫情后更想念逝去的亲人，但又无法来上坟；很多人通过疫情，对生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殡葬行业的从业者，感同身受，更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一句“做些什么”，让原本今年可以空闲一点的沙力更忙碌了。

4月2日上午，同泰嘉陵举行了“山河无恙 思念‘甬’在——2020同泰清明云共祭”活动，我在现场见证了这个仪式。小范围祭扫的对象是抗战老兵、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逝去的“逆行者”以及新近故去的甬籍院士，当然，更有在这个陵园安息的3000多位逝者。

所有仪式制作成视频后，将在清明节传到网上；而这里每个墓地前已免费放上了一枝白色菊花，实景也将上传到陵园的公众号，让人们能够对应地找到亲人的“网上墓地”进行祭扫。

互联网时代，高科技也许能帮助人们实现许多愿望。陵园客服小朱告诉我，有客户希望清明节那天，能通过点对点的方式直播代祭扫过程。“他每年在坟头都要跟父母说说话的，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今年不能来了，他要通过手机跟两老说说。”陵园方面答应了那位客户的请求，当然，个性化的代扫服务得支付一定费用。

今年的清明，许许多多像沙力这样的有心人，让普通市民祭扫心愿得以“云”实现。

在“云共祭”现场，我看到了党的十九大代表、公交司机陈霞娜和她的爱心团队的身影。防疫期间，宁波部分公交车停运。陈霞娜利用工作之余，组建了一支由党员骨干、公交驾驶员组成的爱心志愿服务队，取名“娜帮人”。社区站岗、送米送菜、采购物资，21名志愿者奋战在战“疫”第一线。陈霞娜对我说：“每年一到4月父父人都有个‘清运’，今年不用开车运送扫墓市民了，我们9个人想到了来同泰嘉陵帮忙，给抗战老兵献个花篮。”其实，陈霞娜等人清明时节来陵园做志愿者，已坚持了数年。

普通市民杨生峨是善生公益团队的队长，也来到陵园做义工。这个团队大多数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他们坚持做敬老公益活动，特别是介入困难群体的临终关怀。听有一切自发自愿，没有报酬。在杨生峨事后发给我的视频上，“善生”人这么说：“爱心传递，善生人决不会迟到。”

的确，生命无常，唯有爱是一生的永远。

清明过后，山河应无恙，而爱的思念更是永在！

清明依然在溪边柳枝上返青

原 杰

清是一条比记忆更古老的河
游鱼成群
还适时扬起稚嫩的流滴
河边香草鲜花连绵新生
水鸟惊飞
微波摇曳采荇女的姿势
明亮的太阳每天都巡视一遍
阴雨天也要拨开云层看一眼
秀发飘飞的月亮则在晚上出来
所到之处
飘渺一脉灵动的诗意
隔着一块风化的墓碑
清明是父亲佝偻熟悉的身影
隔着一帘闪亮的屏幕
清明是女儿清澈动人的声音
隔着一道变厚的白内障
清明是我和妻子不会把鸡当作
鸭的眼睛

19岁的显安娘舅

陈 峰

外婆是93岁那年离开我们的，距今14年了。她一生养大了八个孩子，我有四个娘舅两个姨娘一个阿姨，还有一个是我母亲。

过去，娘舅地位很高，在谚语中不难找到溢美之词，如“娘舅大石头，闲话独句头”。我上小学前夕，收到了娘舅的上学礼。在乡间，外甥节包娘舅送，意味着读书聪明。“清明戴柳，下世有娘舅”，这条谚语同样说明了娘舅的重要性。

4个娘舅中，我其实只知道3个，还有1个没见过。隐约听大人说，他19岁牺牲在战场。至于什么战争怎么牺牲的，这个话题在家族里讳莫如深。有时候清明节随母亲去外婆家，外婆的眼睛红肿着，当时以为是想念外公所致。后来，外婆成了烈属，拿到了政府的抚恤金，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娘舅是烈士，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那年外婆38岁，彼时丧子该是多大的痛苦，况且这个儿子是家族的荣耀，是外婆的左膀右臂。每年的清明节，外婆的眼泪为他而流。

娘舅叫邬显安，出生于1933年12月，排行第二，与大娘舅相差一岁。外公家境好，开了正康酒坊，店铺有好几家。外婆奶水少，于是给显安娘舅在蔡桥找了个奶娘，一周岁后接回家。显安娘舅从小爱看书，他会讲故事给弟弟妹妹听。小学毕业后，考入奉化中学。这时候，由于时代的原因，家道中落。家里人口多，大娘舅13岁小学毕业，经亲戚介绍在上海一家海味行做学徒。显安娘舅初中未毕业，虚报了1岁，于1950年1月参加了解放军。外婆看着家里这么多孩子，也无能为力。显安娘舅的部队在余姚，他当文化教员，负责教习士兵文化课。

大娘舅回忆说，他去余姚看望弟弟，跟指导员睡在一起。不久部队去了浒山，他们经常通信互报情况。“部队很快又到了上海，弟弟来找我，我们一起坐着三轮车游览了外滩，然后去亲戚家拜访，我送他到火车站。第二天我想送点东西给弟弟，去了部队，部队已经不在了。”没多久，接到弟弟来信，才知道抗美援朝去了。“我心里很担心，上战场是多么凶险的事啊。我是当大儿子的，弟弟的奶也让我吃了。我跟弟弟感情深厚，在余姚的时候，我曾劝他回家算了。弟弟说，当兵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参加抗美援朝的事，外婆是收到信件才知道的。显安娘舅在部队当卫生员，之后等信成了外婆的期盼，她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儿子早点回国回家。

1952年清明节的前几天，外婆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县民政局干部，递给外婆一本烈士证，牺牲时间是2月19日。外婆怎么也不相信，因为刚接到朝鲜来信，告知一切平安。外婆拉着干部的手，再三问：“会不会搞错了名字，刚接到来信。你们再调查调查。”但外婆已经站不住了，眼泪止也止不住。邻居叫来外公，外公接过抚恤金。那一年，外婆最小的儿子才三岁，根本不懂悲伤，显安娘舅下面是两个嫩娘，即将上初中，对死亡也是懵懵懂懂，但她们已经学会了低调行事。这笔抚恤金成了两个嫩娘的学费，她们顺利就读奉化二中。

大娘舅回忆，“我最后一次给弟弟写信，信被退回来了，后面写着‘此人已故’。当时我20岁，他19岁，对我打击很大，战争太残酷了。我和弟弟身高、体重差不多，弟弟寄回家的黄军服，我后来一直穿着，衣服上有弟弟的体温。我无法想象弟弟在战场上，这么小的年纪，想家的时候怎么办？以前家境好，弟弟吃菜很挑，这些苦，弟弟是如何吃下的？那天在上海外滩，我们合了影，弟弟憧憬着能马上回家，谁能想到，一下子便天人永隔。”

显安娘舅长眠在异国他乡，留给亲人的只有一本烈士证。2003年外婆走了，她再三叮嘱，墓碑上要刻上二儿子显安。不久，娘舅们为了寄托哀思，也为了让后代记住，给显安娘舅在庙后周村的山上建了一座衣冠冢。娘舅们老了，给显安娘舅上坟的事现交到我和表兄妹手上。

显安娘舅曾在部队寄来过照片，照片上的他眉清目秀，端坐在椅上，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这张照片现陈列在奉化烈士陵园，每年清明节，都有小朋友去献花。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的，显安娘舅还活在抗美援朝纪念馆，纪念馆在辽宁丹东，是全国、全军唯一的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国家级重大战争纪念馆，官网上可以献花、上香、点烛、献物。输入名字邬显安，即可查询。邬显安（1933年12月—1952年2月），所属部队为志愿军铁道兵第3师3团5连，曾任卫生员。

衣冠冢前，娘舅们合力种了两棵松柏，今已高大如塔。

梨花开时 一霎清明雨

穆 默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今年的公墓祭扫活动取消了。人们纵有千般哀思，也只能在心底默默收藏，抑或寄托“云”端，梨花开时，化作一霎清明雨……

今年的清明节，注定要与“武汉”产生关联。由此，怀念起一个故人来。

记得那年仲夏，也是在武汉，有着火炉之称的江城热浪滚滚，天空没有一丝风，像人屏住了呼吸，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灵堂肃穆，白菊花映着黑色的纱幔，哀乐低回，倾诉着无限哀思。黑压压一屋子人，其中也有宁波去的同学。肃立、默哀、鞠躬。领导沉重地念着悼词，印象尤深的一句是：该同志曾获得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当时就有些错愕：他可从未向我们提起过这项荣誉，但这枚金质奖章足以支撑起生命之重。而当提到军医大毕业的履历时，凝重的氛围发出一阵小小躁动，前来吊唁的单位同事更为惊诧——原来他是一名医生！身为医生的他不知救治了多少病人，而最后却没能从死神手里夺回自己……

悬澈济世来及己，音容笑貌犹在目。那年冬至，天寒地冻。几十号同学陪伴着他，山一程，水一程，送他回到故乡的陵园……后来，他的英名连同那枚金质奖章，被载入母校校庆五十周年纪念册。

时光荏苒，这一晃就是十五年。

临近清明，忽然又想起这件事来。“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这几个字一直在脑海浮现。从宁波调去武汉，他在那里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这沉甸甸的奖章背后有着怎样感人的故事？很想解开这个谜。于是，清明节期间，我找到了他在宁波的亲人。

他的父亲是我们敬重的中学老师，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芳菲，德高望重。虽年逾八旬，但思维清晰，追忆起儿子，心怀沉痛但又流露出骄傲和自豪——

上世纪80年代初，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驻甬某部队医院。后调去武汉，转业到地方做了公务员。他勤奋好学，还在部队时，就利用二年业余时间，拿到了武汉科技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文凭。还把单位分给他的一套小套房子卖了，支付在职读博的学费。转业后，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总想着后来居上，跑在别人面前。那几年，我们经常去武汉他那里住段时间，晚上一觉醒来，看见他仍坐在客厅的书桌前，有时冥思苦想，有时奋笔疾书。心疼儿子，又不敢惊扰他。第二天早上，拿起烟灰缸，一数烟头就知道他昨晚又熬到深夜。而家里已不见他的人影，他早去单位上班了。

一个转业军人，业务零基础的他，短短几年何以如此出类拔萃？我又通过他的胞妹联系上在武汉的他生前单位同事。因武汉封城，机关单位近期才上班，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他生前的一些资料。资料中称，该同志是位副团级军队转业干部，2000年元月在武汉市硚口区地税分局报到，但他却选择从基层做起，负责汉正街小商品市场300多户个体工商户的税收征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凭着在部队练就的扎实作风和敏锐观察力，他发现当时的征管方式存在着操作不规范、缺乏透明度等问题，同时还有人情税、关系税等现象。为此，他大胆探索，积极创新，首创“纳税公示卡”，将个体户的定税情况公示出来悬挂在经营摊位上，引起很大反响。分局领导意识到这是集贸市场税收工作的一项重要创新，于是把这一举措向全区推广。接着武汉市局和湖北省局先后在汉正街召开“阳光办税”现场观摩会，把这一经验向全市、全省推广。武汉硚口区地税分局的“阳光办税”工程成了该市地税系统的一面旗帜，受到当时湖北省领导的好评。“阳光办税”工程实施后，中央、湖北省、武汉市等10多家媒体作了专题宣传报道。2004年，他本人获得“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那天，他父母拿出珍藏的奖章、证书和绶带，感慨万千。看着这眼前的一切，我若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也许永远不会去了解这位老同学。

回想起来，2004年的冬天，他千里迢迢从武汉赶来宁波参加高中同学会。他看上去清癯疲惫。席间，同学们献筹交错，谈笑风生，他自是静静地待在一边，没有一句谈到他自己，间或来两句风趣的冷幽默，显得低调内敛，不失书卷气。有时招架不住同学的热情，也随兴喝上几口。那天席散人去，他突然晕厥，去医院稍作治疗，第二天便返回武汉。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其实去武汉的医院一查，已是病入膏肓。挚医的他自知病情深浅，但不想给老家的同学平添担忧，一直瞒着病情。直到后来，同学们从他的父母那里得知真相，当即由班长和另一位同学一起赶赴武汉，捎去同学们的关切和问候，可不久就传来了噩耗……

他离世后，每逢清明节，总有他生前单位的同事、三二结伴专程从武汉赶到宁波，在陵园他的遗像前深深鞠躬。连续三年，年年如此。这以后，每逢清明节，总会有高中同学在他的坟头，放上一束花，点燃一支烟……

河畔黄花柳依依 （白榕 摄）

儿时上坟

曲 水

家中老人，爷爷过世早。他的坟墓当初建在郊区一座陡峻的山上。清明祭扫，家里人总是先到那里去。

记得儿时上坟，每次我都要拉着父亲的手，才敢上去。小孩子脚底易滑，不小心就跌了个“狗啃泥”。看大人在身边，便哇哇大哭几声，故意弄得声容惨烈。父亲为了哄我，随手从山路边沿的峭壁上摘来几枝映山红。我虽嘴角一牵一牵地抽泣，努力弄点伤心委屈的余绪出来，但慢慢地，心思就移到那好看的花朵上了。

山上山下连着一大片毛竹林。小孩子总喜欢东看看西瞅瞅，有时还蹲下身子摸一摸，然后问父亲：“这个就是我们吃的笋吗？如果不把它们拔出来，它们以后是不是就长成毛竹了？”父亲点头。我兀自纠结：“这样的话，不吃多可惜呀！”父亲叫我别磨蹭，赶紧上山：“快点，爷爷在上面等着呢。”他说得很自然，仿佛那个喉咙沙沙的，总喜欢喝着苦茶水，听着半导体里绍兴戏的爷爷真的还坐在一把他专属的摇椅上，等着我上去呢。我来了精神，不顾山道边旁逸斜出的纷乱枝条，迈开步子往上走。

跋涉一阵，到了坟前。伯父说：“到了，到了！”父亲却嘟哭：“你看错了，这是人家的坟。”伯父一看，“嘿，真的看错了呢。”于是我们跟着父亲一起嘲笑伯父：“连这个都会看错。”说来也不奇怪，山上荆棘丛生，野草披离，不少坟墓前的石碑早已被岁月侵蚀得模糊不清了。其实我记得很清楚，爷爷的坟，在山势陡峭的高处，从山脚起步，要走好长的山路。小孩子脚力弱，没走几步就觉得累。几个堂兄弟就奚落我女孩子没用，连走路都不会。可父亲疼惜我，给他们吃几个“栗子榧”，然后来抱我。父亲力气真是大，一只胳膊就把我竖得高高的，步子大得吓人。他一边走，一边回我：“你忘了爷爷对你有多好吗？连这点路都走不动？”于是，我一下想起爷爷生前对我的种种好处来，觉得不爬完这段山路，就对不起爷爷。我从父亲怀里挣扎下来，要自己走。

终于到了，姑姑先在爷爷坟头插上三柱香，然后从带来的箱笼里取出饭菜：白米饭，整条的鱼，大块的肉，还有素鸡、笋干什么的。在我看来，都做得有些粗糙，心里暗想：这小菜做得还不如我平日吃的，爷爷也许会不喜欢。然后就是磕头祭拜，放几挂长长的鞭炮。当然也有红彤彤的大炮仗。伯父把炮仗拿在手中，开始点引线，火苗嗞嗞，“嗖”的一声，炮仗蹿上了天，接着是巨响。我愣愣的，老是在响过之后，才反应过来去捂耳朵。有时候，伯父他们会用随身携带的小锄头，刨一刨爷爷坟头周围蔓延的荒草。记得坟边还有一株树形并不美观的苦柏。我后来才知道这树蕴藏有“松柏以识其坟”的意味。

长大后，我离开家乡，有几年不曾给爷爷上坟。再去的时候，新修的公路几乎完全遮掩了昔日的记忆。找不到野竹林了，也看不见田畈，连那几条窄小的通往山坡的路也遍寻不着。我呆呆站在路边，凝视那山良久，觉得爷爷大概真的“托体同山阿”了。而就在那一刻，我发现一切都变了。这几年，我的二伯走了，我的奶奶走了，我的父亲也走了。突然想起人间至亲骨肉的种种别离，泪落如雨……

兄弟，我想对你说

和 风

三年前的一个秋日，我给国平打电话，告诉他有朋友从国外回来，大家聚一聚。国平回答说，哎呀，我刚好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了。我知道国平事务多，就不勉强他。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约他，他说还在出差。我心里嘀咕：这趟差出得实在也太长了，是不是他在找借口疏远我？

是年底，钱老师在月湖旁的石浦大酒店宴请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朋友。席间有人问：怎么好久没看到国平了？我忙插话，国平很忙，打过他电话，经常出差。我的语气中略带不满情绪。这时，另一位朋友嗫嚅道，国平生病在家休养，他瞒着不想让大家知道。听了这话，我并未太在意。国平身体素质好，前几年他家乔迁新居，邀请我去喝酒，我俩你一瓶、我一瓶，喝了好多加饭酒哩。吃五谷杂粮的人，偶尔谁没有个头疼脑热？

后来陆续碰到国平的几位同学，他们均告诉我，国平患病在家休养已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同学朋友前去探望，说不修边幅地待在家里，有碍观瞻，也影响大家情绪。我发微信向他问好，但觉得不便询问病情，他很快回复并向我问好。直觉告诉我，他不会有啥过不去的坎，就让他安安心心地在家静养，没有外界的打扰也好。

过完了酉年春节，钱老师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告诉我：“2月24日那天，国平过世了。”我脑子嗡地一响，大喊：“我还没有去探望他，他怎么就走了？”我失态地走出包厢。晚来空旷的街道上，喝啾而过的小鸟像黑色箭镞射向我的胸口。疾病缠身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有的人精神崩溃，有的人一蹶不振，而国平，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被病魔蹂躏得羸弱不堪的形象，不想让大家分担他的痛苦。而他又是如何度过了这段身心备受煎熬的日子？我无力地靠在树干上，潸然泪下。

认识国平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一家布厂当机修工。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当统计员。说实在的，我很怀念那个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年代，人待人真诚友善，不做作、不虚伪。因为都喜欢读书和写作，我们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国平家在陆畈桥旁的柳汀街，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家，约在陆畈桥旁见面。当我从共青路骑车出来时，就看到国平高高的身影伫立在桥头。我还没喊他，他就奔上前来拽住我的自行车车把，说小弄堂里弯来弯去，你没来过不熟悉，我帮你推车。那亲切、温和的语言，让我心里热乎乎的。有一次，他说带我去拜见七月派诗人孙钿先生，我觉得孙钿是重量级的文坛前辈，我去他家不合适，国平篱笆道：“我和郁先生在‘文革’中一起做过三年的油漆工，是忘年交，你不必有顾虑。”他还告诉我，孙钿是郁先生投身革命后的笔名。

那时，我到宁波还只有六个年头，蛮想认识一些朋友倾诉、交流，国平总是毫无保留地把他认识的文友逐个介绍给我。在我的印象中，国平外表谦和内心要强，为人热心诚挚。他非酒脱之人，不会暗地逼人地发泄内心的怅恨，但另一方面，他善解人意，常为别人着想。记得我结婚前几天，他问我做新郎穿什么衣裳，我说有一套中山装。国平听了，坚决反对，说：“这不行，要穿就要穿西装，时代不同了。”我说来不及做西装了，他说，他有一套刚请裁缝师傅做的全毛华达呢西装。“你试穿一下，若合适，你先穿。”说完，他就回家拿来西装，我一穿，就像给我定做的一样。婚礼那天，我就穿着这套西装走上红地毯。

每当朋友遇到困难，国平总是一副热心肠。我们有位朋友遭遇车祸，出院后，国平拎着一袋透骨新鲜的牛筋直奔他家，还引经据典道：“牛筋的功效是补肝强筋，益气力，续绝伤，《本草从新》里有记载的，炖烂了吃，有特效！”

十多年前，国平迷上了知堂老人的散文。他列举完知堂老人散文的朴素平实之美，向我展示了十多篇阅读笔记。也许是知堂老人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渐渐滋养了国平的心境，使他像谦谦君子一样讲究礼仪规范。记得有一次，我和国平一起参加一场饭局，在座的有一位睿智、博学又工于书法的名家。面对心仪的名家，他诚恳地表示：老师，我愿执弟子之礼，受业券身，修德正道，谨遵教诲！随即饭局上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拜师仪式。此后，国平潜心研习书法，一手毛笔字颇具高古气息。我想他学书法，是想表达一种美的追求，而不是矫趋时尚，学点显摆的技能。

诸事因缘，上世纪90年代初，国平成为一名公务员，我做了媒体人，大家各自有了家庭，联系也不像早年那么热络了。偶尔上班经过他供职的解放南路上的某局，捞进去想聊一会儿天，他忙于负责处室的工作，总聊不尽兴。尽管聊天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偶尔邂逅仍是肝胆相照，绝无应付的意味。

国平从患病到去世，有一年多时间，想象他在病魔的百般摧残下形容日渐枯槁，而我却不曾有过哪怕一刻钟的陪伴，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开脱的理由的。妻子至今仍在埋怨我：“你可以忘记任何朋友，但你不能忘记有情有义的童国平。”

如今，自责与惆很已无意义，我就写下这些文字，以志怀念。

去莒根拜太公

徐巧琼

从宁海西溪开车到新昌莒根，需要两三小时；从新昌莒根开车到宁海西溪，也需两三小时。如果是徒步，从莒根出发，经新昌县巧英乡、宁海县深甽镇再到西溪，恐怕需要十余个“两三小时”了。

700多年前，我的先祖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携儿带女，翻山越岭抵达西溪的，从此在这“两水夹西溪”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徐氏一族，也成为西溪乡的“大族”，直到十几年前因建造水库，再次迁徙。

无论是在西溪，还是现今的迁居地，在村人心目中，新昌莒根，始终是“圣地”。年年清明日，全村倾巢出动，去莒根“拜太公”。有车的开车，没车的搭车，搭不到车的，就直接步行——挑着担子，一步一个脚印，走到莒根村口的总太公坟，只为了清明时节，给老太公上柱香、加捧土。

几百年来，西溪人与莒根的族人，一直互通款曲：几时，每年正月，清明甚至开桥、做寿，村里请戏班子做戏时，总是先问问新昌的戏班子有没有空；莒根村里的来了，族里的菜肴，也会比平时丰富些。负责招待的西溪人，总是挖空心思，上山掏笋，下沉捞鱼，搁麦饼、酿米酒、潮麦虾汤，想方设法让莒根的乡亲们知晓，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家——是西溪人的家，也是莒根人的家。

可能是树挪死、人挪活，当年迁移到西溪的乡人，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现已有1000多人，七代辈分。而驻留在莒根村内的徐氏族人，至今仅300余口。莒根距新昌县城50公里，离巧英乡政府近20公里，无班车直达，交通很不便利，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村庄的原生态。

莒根就在巧英水库旁边，依山傍水，水是碧绿澄清的水，岸边三三两两地站着笔直的水杉，水库中央还有小岛，风景如画。遍地翠竹，给莒根添了一份绿意，近年来，村民又种上了果树、苗木，以及油菜。要是春天过莒根，一路上红粉粉绿油油黄灿灿的，甚是热闹。

村里的房子一律依山而筑，坐北朝南，不同时代的建筑，在这儿泾渭分明：最早的是泥屋，四平八稳，简简单单，黄色的外墙褪满了绿藓，虽才一两间，却别有风味。更多的，是那种成排成排的房子，十几户人家连成一排，共四五排，均为木构建筑：前面是道地，右侧堆着斫好的柴火，屋顶上垂下来几只木钩，挂着葫芦、滑豆种等；后面是房屋，一楼烧饭，二楼睡觉。这几年，莒根也添了不少新建筑，红砖绿瓦，象征着时代的变迁。

当然，不管是黄泥屋、木构房子，还是新建的水泥房，都是“我家大门常打开”。莒根人很好客，远方的亲戚、游客来了，管他认不认识，总是一把拉了进来，先端上一碗蜂蜜茶，再下一锅冰饺，甚至不吃得圆滚滚的，就不让你出门。

若能与莒根人攀上亲道上故，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吃完了，还得把你的包裹得满满的——水果、牛奶、零食，甚至是整整一麻袋的野果……莒根没有十里长亭，只有长长的山路。临走时，莒根人会陪着你，一路步行，一路絮叨，直送到几公里外的车站，等客人上车了，才离去。

莒根村头，有“偃王亭”，供奉着周朝时那位因“仁义失国”的徐偃王。现如今，徐偃王也被徐氏后人奉为共祖。或许，莒根人的纯朴和侠义，也是源于这位徐氏共祖吧。

时光短暂，时光无限（组诗）

王存政

江山万古

这是清晨，
我开始写一首诗。
我要写作的主题是，
逝者如斯——
流水如斯，
落叶如斯，
孤帆远影如斯，
黄鹤一去如斯，
太阳沉没如斯……

当我写下“太阳沉没如斯”，
我抬头望见了窗外，
太阳正冉冉升起，
丰润而纯朴，
沉静而执著……

——太阳又升起来啦！
我的心潮汹涌起伏：
逝者如斯，长歌当哭；
生生不息，江山万古！

感 念

想到清明，就想到了雨，
细雨冷雨久雨苦雨，
雨遮挡了光阴遮挡了呼吸；

想到清明，就想到了风，
南风北风西风东风，
风刮过落叶刮过岁月纷纷；

想到清明，就想到了人，
今人古人亲人陌生人；
就想到铺酒在大地上的黎明黄昏，
鸟在飞翔，水在流淌，树在生根；
就想到波涛中起伏的夜航船，
就想到手捧着的祈愿，
追不回的梦……

想到清明，那一幕幕
一幕幕遥远而亲近的天光人影，
禁不住泪水盈盈。

传 信

一次次感受到，
节气浸润心灵。
正如此时，清明，
笼罩着感伤的情境——
远山如黛，
浓云压顶，
白鹤雁膘缩着低鸣……

我知道爷爷奶奶想我，
父亲想我。
故去的亲人，
我收到了你们的传信。
微风拂面，
细雨绵延，
我一直捍命地铭记——
风的声音，
雨的声音……

惜 别

风吹着大地，吹着天空，
也吹着时光。
已经到了离开的时候，
时光何其短暂；
多少日子失魂地流浪，
时光何其漫长……

一定要多呆一会儿，
再呆一会儿。
风吹过无数声音、无数身影。
风吹过的地方，
山河无恙，
万物生长。

咏而归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论语·先进》

是在那座舒缓的黄土坡，
是在那条清澈的母亲河；

蜜蜂追逐着盛开的野花，
清风梳拂着飘逸的长发；

阳光洒下满地碎金，
拽节的秧苗侧耳谛听——

“三人行必有我师”，
“在陋巷不改其乐”……

依然少年意气直抒胸臆，
指点江山豪气干云；

好一派逸兴壮思、通衢有期，
何曾有困顿苦楚、颠沛流离。

孔老夫子唉，其实您没有这么洒脱，
您的歌声里掩藏了太多悲欢离合。

——我含泪庆幸不在这群人中，
不在场或能稍稍减轻我的心痛。

流水在今日，明月是前身，
天地间孤行着您苍凉的灵魂……

再回首

再回首，这一生的
天寒地暖，山高水低，
花开花落，劳心劳力……
都随着时光远去。

晴川历历，芳草萋萋，
苍茫，缥缈。
似乎俯首可拾，
却又无边无际……

千里万里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悲声里，
歌声里，
风里雨里，
千里万里……

披着阳光去扫墓

桐间露落

扫墓是个由头，主要想去乡野间踏青。牧童的笛声、酒家的招牌已在村口等候多时，草长莺飞、山花烂漫，动身吧！在这“梨花风起”的清明时节。

从宁波城区到老家梁弄，不过一个半小时车程，城市的高楼从车窗里纷纷退后，山间的一草一木变得灵动清晰。下车后，深呼吸，田野里的空气是那样的亲切，即便是偶见的野草闲花，也各自独立不羁，含蓄有味，透着一股城市里少有的轻灵之气。四明湖畔，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水杉，呼啦啦长出了新叶，女儿说，杉树的叶子像小鸟的羽毛。这些羽毛在春风里颤动着，跃跃欲飞。

从家里走到山上墓园，步行约半小时。我很喜欢这段路，就这么随意漫步，看青山妩媚，看天空清朗，看远处四明湖清波荡漾，看阳光如诗般在地上翻滚，披洒在每一个角落，也披洒在我们的脸上和肩头，更洒满了心里。往山上去，一路看到各种花儿开得正盛。金黄的油菜花镶嵌在碧绿的田野上，很是绚烂，粉红的樱花一树一树开得热烈，洁白的梨花娇羞地迎着春风起舞，还有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那颜色真可谓“山青花欲燃”。女儿尤其喜欢映山红，因为把花蕊拔掉花瓣是可以吃的，味道酸中带点甜，不过吃多了可是要流鼻血的哦。

山上的墓园也沐浴在阳光里。今年我们顺应新风，以鲜花、果篮祭拜。大家对着长眠于此的先人默祷，哀思无限。事毕下山，又投入春天的怀抱。此情此景，我总有一种悲欣交集的感觉。一面是对往者的哀悼、对生命的感怀，一面是万物生长的新轮回对人心的治愈。清明，这般奇妙地糅合了“死感”和“生感”。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扫墓与踏青并行不悖、和谐交融，古已有之。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有对清明的一段描写，表明当时人们在扫墓的肃穆悲凉和游乐的欢欣明媚之间的自然转换：“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榼旋，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醉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榼旋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

其实，也应当放开了胸怀。毕竟，“死”虽是个体生命的终点，但自然宇宙的背后仍然是四季更替、万物竞生、人类绵延不息的“生生之德”。个体的小小的“我”终将汇入到自然宇宙的“大生命”之中。乐天知命，就够了。

于是，喜欢自然的人，喜欢春天的人，喜欢阳光的人，喜欢生活和快乐的人，总是不会浪费这和煦的春天。就如我们，下山之后，便要进行答应女儿的一项任务——放风筝。这次选择开车去了四明湖畔的开元山庄，山庄与湖心小岛有桥相连，桥面宽阔，也无车辆进出，湖上更无树木遮挡，极适合放风筝。天开透蓝，风吹送蔼，我们松开线，放风筝于万里云霄，小家伙兴奋地奔来跑去，纵情欢笑。

老家有幽幽青竹，郁郁葱葱，竹林深处，春笋破土而出。女儿早就馋记挖笋的乐趣，下午，缠着她爷爷去自家竹林里挖笋。一进竹林，小家伙就欢呼着扑向一颗1米高的竹笋：“好大呀！”唉，这都长成竹子了，不能吃啦！”“怎么找到嫩的春笋呢？”“土壤往上面突起且有裂缝的地方，往往就有春笋，看这里。”爷爷果然有经验，没过多久就挖足了一篮子新鲜春笋。

竹林之中，听空山鸟语，竹箜侯声，还有女儿收获新笋的笑声，别有一番情趣。环顾四明湖边，田野山林之中，有不少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们带着朋友，带着家人，带着美丽的心情，一样在春天里畅游，一样享受着快乐春光。

更令人惊喜的是，回宁波途中，不走高速，走了一条新路，偶遇一大片油菜花海，引得我们下车徜徉欣赏。夕阳下，金灿灿的油菜花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让人流连忘返。不时有路过的车辆停下，人们走进花海，各种拍，一会跳一会蹲一会走远点一会没入花丛中……

清明者，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正是一年春好处，让我们沐浴阳光，莫负春光。

樱花风起正清明 （钱钢 摄）